

崇明城内,东西南北,有门就有路。到了现在,一个门也没有了,却仍有路。东门路、西门路、南门路、北门路。过去或许反而没有路,有路也是土路。现在的路叫马路,看不到马了。

每天我从西门路上经过,有多少风景。有多少风景呢?天天在眼前的好像不是风景,风景一定在远方,要你舟车劳顿,舟车劳顿的尽头,风景等在那里。

西门路上有风景,不用舟车劳顿。

有一家水果店,开在西门路上,北门路以北。我经常从那里经过,一天一天地,眼见它长大。先是一个小小的铺面,缩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,因为小,所以看上去有点害羞似的。后来装修了,显出了亮丽。不同的水果有不同的色彩,如大街上争先恐后的靓女,相互攀比,争奇斗艳。忙碌的是一男一女,加一个六十开外的妇女。猜想,应该是一对夫妻,老的那个,是丈夫或妻子的母亲吧。后来发现,夫妻俩外地口音,老的那个却说崇明话。弄不清他们之间的关系了。

我买水果,一个西瓜,一斤苹果,山竹,橘子,反正有什么,就买点什么。进门,女人招呼:“来了啊!”我笑笑,点个头,挑个什么水

回炉杂记

西门路

果,说声便宜点啊。便宜不便宜都买了。

不算熟人。也不完全是生人。有时候他们会主动推荐,这个西瓜好,刚进的,新鲜。有时候,女人会说:“橘子,你明天来吧,这个不新鲜,明天有新进的。”我笑笑,不说话,走了。

有一回选了个榴莲,一摸口袋,我尴尬地说声没带钱,不好意思。女人说,拿走吧,下次来付,不要紧的。

后来我知道了,女的是崇明人,嫁给了山东人。夫妻俩开店,女的嫁鸡随鸡,说话口音都被丈夫同化了。瘦瘦小小、精精神神的一个女人,一天到晚在忙碌,却有永不疲倦的笑容。

有一段时间,家里的水果,几乎都是那个摊位上买的。时令的水果,稀奇的水果,有不同的香味,在叫做“家”的每一个角落里游荡。

到了夏末初秋,天气尚未转凉的时候,华联超市门前的树荫下,一溜长摊,是芦稷的集市,铺天盖地的,好像崇明岛的芦稷都来这里展

示了。都是上好的芦稷,卖家在这里卖,同时也是展示自己的种植水平,看外观,长而直,尝一尝,脆,甜。差的不敢来,来了也卖不掉。而且都是当天收割的。那年,桥通了,这个崇明的特产扬眉吐气了一回,原先二三元一根的卖到了十元。我说,十元也不贵。要吃芦稷只能到崇明,带出崇明岛的还算芦稷吗?你有再好的保鲜,崇明人告诉你,芦稷隔了夜,“切,猫屎臭。”

有一天傍晚,八点来钟,我从芦稷的摊位前走过,集市已散,尚有二三堆在那里留守。一个摊位上,一对夫妇在吃晚饭,是盒饭,看不清什么菜。见我走过,招呼我:“芦稷,带几根吧!”我笑笑,说:“牙不行了!”女的哀求:“带几根吧。你看这芦稷,甜的。”我一路往前走,女人招呼的声音一路跟着我。

过了一个小时左右,我出来散步,昏黄的路灯下,芦稷摊位只剩下一个了,那对夫妻还在那里守着,见我走过,只对我笑笑,不说话。地上还有七八根芦稷。

兑面

我站着,看他们。他们一定是早晨就来了,为了这堆芦稷,从早到晚地守着。

有一年,母亲种的几亩西瓜大丰收。上市的时候,正值放暑假,母亲说,帮我去卖西瓜吧!我用自行车将西瓜驮到离家最近的集市。大约两百多斤西瓜,从早晨开始,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总算卖完。一天下来,脸晒得脱了皮。母亲整理零票的时候我在想,要是把那些西瓜送给谁,告诉我卖了以后的钱完全归他,他一定会要吗?

我对那对卖芦稷的夫妇说:“就几根了,留着明天再卖也不迟啊!”我说:“猫屎臭。”

男的看了看我,好像自言自语:“芦稷放到明天,还怎么吃啊!”我说:“给我两根吧!”

这排芦稷摊位,从初秋摆到深秋,等秋风飒飒的时候,才渐次收摊。收摊后的树荫下,留下一片空白,如收获后的麦地。在其余的日子里,那些卖芦稷的人,一定按照时令的脚步,去进行新一轮的播种、培管。明年,他们一定会如期到来。只是,岁月又让他们老了一岁。不种芦稷的我,同样老了一岁。只有西门路,如一条河,守在城区的西边,看不出年龄。

崇明方言字词

过纱 孤老 佬佬 箍杀

顾晓东

“过”,有“姑”、“顾”两种读音,并且可能又“货”音。读同“顾”,说“过秤”、“过口”、“过念头”、“过河拔桥”、“过门新妇”等。读同“估”,说“过梢”、“过断”、“过头说话”、“过头勿出”等。其中,“过头勿出”指脑子里想不起来,而想起来了就说“过头出来特”。“过”,可能又读同“货”,说“过纱”、“过车”、“过板”之类。“过”读“顾”和“估”音,其声母都是g;读“货”音,声母为h。“过”的旧体为“遇”,同样是以“禺”为声旁的文字,我们看到“锅”是g声母,而“祸”是h声母。又如“固”为声旁的“烟嫫”(“烟嫫”,即“孤老”)的“嫫”,《集韵》“古慕切”音“顾”g声母,《广韵》“胡谟切”音“护”h声母。这些表明,声母g和h两读,是出现得比较多的一种现象。“过”如果可以读同“货”,那么用来说“过纱”、“过车”、“过板”等,意义是十分通畅的。“过纱”,就是纱从一个地方过到另一个地方。“过车”、“过板”,都是让纱从一个地方过到另一个地方时使用的工具。

“孤老”,《辞源》解释为“非正式夫妇关系中女性所结识的男子”。清朱骏声《说文通定声》:“《声类》:烟嫫恋惜不能去也。按今俗谓所私之人曰孤老,其遗语也。”这表明,“孤老”本“烟嫫”,指崇明话所说的野男人。“嫫”在《辞源》释为爱惜、留恋,《正字通》云“凡嗜好不能割弃者曰嫫”。“烟嫫”的原意,指恋恋、恋恋不舍。“嫫”在《集韵》有“古慕切”一读,音同“顾”。“嫫”(《广韵》“郎到切”,音同“老”的阳去调)。“烟嫫”在崇明话里,可以连续成“孤老”。崇明话把一种鞋面上缝有“松紧带”的布鞋叫成“追孤老鞋子”,表示这一种鞋子在快跑时不会掉落。骂人绳子扎得过紧过死,叫“扎孤老”。“孤虚”、“孤虚息”,都指伤心,如说“夷孤虚来哭特”、“夷孤虚息来哭特”。“孤虚”亦“孤嘘”、“孤嘘”,“孤虚”亦“孤吸”。

“佬”,音“果”,说“佬佬”。“佬佬”,指月饼。清翁耀东《湖州方言》:“俗重祭祀,妇女多制糕点,中裹豆米调饼,曰佬佬。”“佬”亦作“棵”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,“棵子”也作“果子”,且以“棵子”为推荐词形,解释之一为“旧式点心的统称”。“棵子”也作“果子”,表明“佬佬”也可以作“果佬”。按照《现代汉语词典》“棵子”为推荐词形的做法,崇明话里可以用“佬”说“佬佬”。

“粘牛”的“粘”,音“裹”。《广韵》上声姥韵公户切:“粘,粘牛。”《正字通》:“俗呼粘牛曰粘”。“粘牛”、“粘牛”,就是粘牛。崇明话说“小粘牛”、“新发粘牛”、“削角粘牛”、“杀胖粘牛”。和“粘”同一声旁的“粘”,《崇明方言大词典》所注音如同“棵”,阴去调。作物外层的黄叶,叫“黄粘”,如说“菜黄粘”、“稻柴黄粘”。“黄粘”的“粘”,可能就是“粘”,但读音上的障碍在于“粘”为阴平调,是崇明话说“粘人”、“粘郎头”、“粘木头滚上桐油”、“粘木头陀陀”(“陀”,“该”的阳去调)也爆青的“粘”。

“箍”,有“估”和“枯”两种读音。“箍箍”和“箍箍”的“箍”,均音“估”,而且前者是名词后者为动词。“箍”音的“箍”,也是动词,表示用绳子等捆住、勒住、套住。“箍箍”,指把纸钱扎在一起。“箍箍”,就是勒死。张惠基老师在《崇明方言大词典》中说明:“箍,《广韵》平声模韵古胡切以篾束物”,是不送气声母,但很多方言读送气声母。崇明话“箍”在有些词中读不送气声母,有些词中读送气声母。”“水铿”(“铿”,音“肯”的阴平调)塌脚”的“铿”,音“枯”。《广韵》平声文韵苦卧切:“铿,膝骨,《说文》‘膝骨也’。”“水铿塌脚”,形容脚没在水中走路的样子。

文化沙龙

大诚

童大年的篆刻艺术

童大年(1873-1955),江苏崇明人(今属上海人),清同治十二年癸酉,出生在杭州。原名嵩,字幼来,号心龛,三十二岁时更名大年,别署醒龛、心安、省庵、省莽、惺堪、性涵、洵罕、洵庵、心禅、心庵和尚等。斋名安居、依古庐、绿云龛、获获斋、雪锋片石草庐等。金石书画全能,且享高寿,流传作品较多,尤其是篆刻作品,一生治印过万,风格多样,是近代海派篆刻史上的一代大师,被誉为“全能型选手”。

上海自开埠以来,以得天厚厚的地理环境,兴旺发达的商业经济,海纳百川的文化氛围,促进了海派篆刻的崛起,同时也造就了像徐三庚、吴昌硕、赵叔孺、王福庵、童大年等海派大师巨匠,工写并举,流派纷呈,各领风骚。

童大年,家学渊源,出生于书香门第,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,在晚清民国海派印坛,作为一个独出独行的大家,海派翘楚,西泠元老,在金石书画上无所不能。

观大年之印,看似平淡无奇,实则格调高古,经久耐看,回味无穷。其特点有:一是直接取法古玺汉印;二是受明清流派篆刻影响而游弋于浙派与皖派之间,尤其是直接受邓石如“印从书出”、赵之谦“印外求印”创作思想的影响,能广泛地汲取古代金石文字精华,取众家之长,融会贯通。三是喜欢制作古玺式小印,精彩十分,还取法汉晋砖文,瓦当文《祀三公山碑》文入印,趣韵天成独到,金石气盎然,文人所崇尚的《雅》是这一时期审美追求,被视为一种高雅格调。他契合了这种追求,并被推崇。此外,由于童大年书法篆刻之外兼及绘事,所以他的印大局观很强,讲究“经营布局”,注重疏密对比,所以章法上醒目夺人。曾曰:“密不容针,宽可走马,是书画印不二法门。”一语道出天机,启迪后人。

童大年篆刻刀法有浙派切刀的刻法,但更多的是邓石如式的冲刀法,刀法精美,而不陷入工艺化之中,分寸适度,精能娴熟;其线条结合赵之谦之爽健,有时又似吴昌硕之厚朴为一炉,姿态丰富。但其个人风格似乎不够鲜明,有些印作特点不很突出,远不及吴昌硕、齐白石、赵之谦等特立独行,然其风格清雅,作品精致,形态多样,刀笔俱佳,印兼众长又无尘俗之气,十分难能可贵而耐人寻味,实乃海上民国印坛的代表人物之一,也是近代印人中的高手。

20世纪,海派篆刻人才辈出,达到了空前的境地,但遗憾的是没有人对当时的篆刻大师加以遴选。后人林乾良在2000年以个人名义发起了一次20世

纪篆刻大师的遴选活动。主要对象是西泠印社社员,各印社的社长及著名篆刻家,最后选出20位20世纪篆刻大师。评选结果,童大年以他深厚的艺术功底和风格多样的艺术形式,得到了业内许多人的推崇,以“全能派”的面目名列其中。

孙洵先生在《民国篆刻艺术》中讲到:“童氏篆刻虽博涉诸家,究竟未能造就一家之面目,时誉虽高,未能流风后世。”童大年篆刻的优势及缺憾,足以让后人深思和启迪。

童大年在篆刻风格的多样性,无论是古玺汉印还是明清流派都有涉猎,无论是工细一路还是粗犷一路都能胜任。同时,他对同时代的诸如吴昌硕、赵之谦等风格也予以吸收。

童大年的印作风格就是以高古和金石味为主。说起金石味就是他追求的目标,有斋名“依古庐”。以古为依,依古而立,这也是童大年最后没有形成强烈个人风格的原因。

说起童大年的篆刻,不能不读他的边款,童氏早年印谱,如《列仙印谱》《依古庐篆痕》《童心龛印存》,均未附边款,唯1943年印的《童子雕篆》印谱四册,及童氏71岁时自辑各时期代表作,每印皆附原拓边款,可见其慎重与精选,而且尤重各印边款对其一生经历和篆刻创作心路历程的描述。正如其自跋云:“嗟乎!杨子《法言》曰:童子雕篆,壮夫不为也。况予一生坎凛,艰苦备尝。自幼至壮,而老,未得从容宁息。水厄二遇,火厄三遇,兵燹复五遇,余尤多难堪之状。姑举其略,识于各印边跋中。览者如逢其人,如闻其语,知其梗概,即作童子篆观可耳。”因此,《童子雕篆》所载边款足以涵盖童氏生活七十余年之梗概。

从研读童大年的边款,可获悉他七十多年的大量资料,知其家学渊源,一门风雅,亦挟宦宦之荣耀。但生不逢时,动乱战乱,生活流离,境遇难堪。但其艰难险阻中唯于艺术不弃,并竭尽毕生之精力,治艺甚勤,不仅于50岁后名扬大江南北,且书诗画印皆佳。这些都值得后人去研读、品味、感悟和启迪。



《花好月圆人寿》童大年篆刻作品



黄凯 油画《荷》

诗韵悠悠

以一个梨子的形式存在

叶振环

梨花的美,我不敢肯定。是形而上学的,抽象的,没有危险的。

梨花的笑,我不敢保证。是发自内心的,纯洁的,不带一把小刀的。

为了爱情不过早地死去,我把泪藏在泪里,把伤疤结在伤疤上。然后以一个梨的形式存在。

也许酸涩。也许硬邦邦的。请原谅,我一生就这么个脾气。

一株拔不出来的麦苗

无所谓饱满,也无所谓空虚。成熟就好。

母亲的希望,在五月,格外沉重。目光,比月亮这把镰刀,还要锋利。

此刻一滴汗,不再隐忍。开门见山,质问麦苗与泥土的真情:“麦穗倒了,为何麦茬,

还要以死灰复燃的方式,继续爱?”

不懂,就是不懂。年轻人,是一种奇怪的病。理不清的,何不,一刀,两断?”

春去冬来,日子一天天过去。思念,青了又黄,黄了又青,可母亲,这个庐山之外的人,却一头扎在地里,成为一株根深蒂固的麦苗,谁也拔不动她。

母亲,诗人

母亲写诗的时候,总爱摊开一亩三分地这张稿纸。

玉米,大豆,红薯,谷子,是她笔下最情感饱满的文字,象形,形声,会意,都有。

茄子,萝卜,冬瓜,黄瓜,负责分行,或律诗,或绝句。

锄头,是挖掘诗魂的高手。或深入,浅出。或掏心,掏肺。或知根,知底。

最爱用的意向,落日,虚构的乌鸦,开花的树,向下的溪流,上善的水。

韵脚多追随流水,马蹄,或者平平仄仄的山路。